

序

△海浪聲，燈微亮，海上一片漆黑，只有月光。演員模擬海上難民在船上瑟瑟發抖，或坐或站，身上披破布。五人僅靠著彼此，在小船上載浮載沉。有哭聲、啜泣聲，有人差點摔下船，其他人緊緊拉住他，偶爾在耳邊低聲絮語。

水：什麼味道？

火：海水的鹹味。

△眾人聞聞海水、聞聞空氣，金覺得味道不太對，低調尋找味道來源，他試圖不要太大動作以免翻船。

金：是尿騷味

△眾人怒吼，跳開船，爬下高台。

火：你幹嘛尿在我身上啊！

水：我還覺得怎麼暖活了起來……

木：卡！你們怎麼可以跳開角色？

土：我不拍了啦！我上班要來不及了！

火：你很噁諗！

土：他說不能跳開角色啊！……我尿急

金：你演難民，你好幾天沒吃沒喝，骨瘦如柴，怎麼會有那麼大泡尿？

土：我昨天喝太多啤酒了……

水：齁！

土：不行啦！重來重來！

水：不要啦！拍片好累，我不要拍了，他都要走了。

土：天啦！都幾點了，我要去工作了！完蛋了……

木：你們不能走啊！我後天要交件耶！讓我拍完嘛！你們答應我的！

火：你不會上的。

金：你有創意但沒有實力。

木：怎麼這樣說！我怎麼沒有實力？

金：你連我們幾個都搞不定，怎麼搞得定一個大劇組？

水：再說有實力也沒有運氣。

木：誰說我沒有運氣？

火：我也覺得你沒有運氣。

金：ㄟ～你們快幫我復原，最近里長常常會來，要是讓他知道我們這裡塞一堆人，你們大家都別想待在這裡！快點快點！

土：我上班了，掰～

木：欸！！差勁耶

△眾人七手八腳地還原廢墟場地：舞台上出現了壞掉的窗戶、門、桌椅、蓮蓬頭、大澡缸……

△眾人換景時，有人遞給他他的行李和一本筆記本，金的獨白。

一、發現巢穴

1-1 闖入澡堂

演員/金：那是一場中間的戲，我們挪到開頭。你們可以把它當成影集開始之前的前情提要或預告，給看習慣快倍速影片的觀眾，用最短的時間看完這部戲，現在你們可以睡覺了，但是請不要刷手機，謝謝！

說一個故事可以用很多種角度來說，在每個人的時間軸上，都有自己版本的故事。今天我拿到了開場的話語權，那我就來說說我手札裡寫的版本，或許偶爾會穿插其他人的版本，我不是很確定，並竟這是潛意識與潛意識交織出的集體潛意識。

這裡是個廢棄的澡堂，我們有幾個人住在這邊。有時候三個人、有時候四個人，偶爾五個人會一起聚在這。這個地方是我和水一起發現的。我和水是為了一個民宿房間認識的，這個故事之後有空再說，但我到現在還是有點氣訂房平台怎麼會容許重複訂房的事情發生？

總之我們後來被趕了出來，風雨交加的晚上我們兩個人為了躲雨來到廢棄的澡堂，裡面沒水沒電，偶爾會滴水，有一些植物在裡面。有植物代表著生命，代表著契機，於是我跟水說，我們在這裡待一晚吧！但是他死不肯。

△水緊抓著金。

水：我不要，這裡鬧鬼！它連門牌都沒有設！

金：他抓著我的手好痛！誰跟你說這裡鬧鬼？你可以不要跟！

水：我敏感體質，我可以感覺得到那裡面有東西。不要進去啦！會卡到！走啦走啦！

△他推著金要離開，金不肯。

金：外面下雨啊！……下雨！！（音效這時加入了雨聲）

水：也有打雷，哈囉？（音效又加入了雷聲）

金：外面狂風暴雨，我不要出去。

△音效加入狂風暴雨到最大聲，火充當音效人員出來敲鐵片當雷聲。

金、水：太大聲了啦！

△音效把音量轉為適中，兩人繼續剛才的戲。一個要出去，一個不肯，突然間一聲大雷，把一個玻璃震碎，後門被吹開，風雨飄進來。

△水突然緊抱著金，水害怕地發出叫喊聲，水哭了。

水：啊～

△金、水兩人擁抱，火在演員席上說著獨白，並走上場講完再下場。

火：金有一點尷尬處在那，動彈不得，四肢非常僵硬，他下意識想把水推開，但是水抱的很緊，哭得很像五歲的小孩。金不斷深呼吸，忍住不推開的衝動，他對於突如其來的碰觸是很敏感的，沒有徵求他同意的碰觸，是非常危險的。金用手指頭點了點水的背，像是害怕碰到髒東西似的。

△火把金的手拉起來到點背的位置，火下場。

金：我，我不能呼吸了。我去把門關起來。

水：不要，不要去，不要過去！

△水更用力緊抱著金。

金：放手！遇到事情不要只會哭，要解決問題！把眼淚收起來！放開！

△金掙脫了水，欲去將後門推上，因為太暗，走過去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摔進乾燥的澡池裡，金慘叫。火和土衝上台在澡堂旁圍觀。

△水放聲大哭。他又害怕又想去救金。

金：不准過來！

火、土：（對水）噓！

金：閉上你的嘴。

△水閉上嘴巴。金試著爬起來，一邊扶著痛，一邊撐著身體，似乎拐到了腳。

金：唉唷啊～

△水欲開口，金瞪他水要他閉嘴，此時環境裡飄出幽暗細微的聲音「唉唷啊～」，水、金兩人尖叫，木從澡堂裡坐了起來。火、土下場。

△木兩隻眼睛盯著金，眼神炙熱。

木：好靈喔！

水：我就說我感覺得到這裡有其他的生命存在。

金：是人還鬼啊？

△金和木兩人凝視。

水：剛剛發生的，扭轉了我的人生。如果人生到了最後一刻，有回憶跑馬燈，這個時刻一定是前三名。我曾在夢裡見過兩的男人在澡堂裡相互凝視，很安靜地，很安靜地凝視著。我本來以為我是那澡堂裡的其中一名男子，但原來不是我？

「最難忘的時刻」是堆疊起來的，就在剛剛我受到雷聲的驚嚇，下意識地緊緊抱著金，我們認識才兩天！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力量，那股力量使我放聲大哭，哭到無法自拔，即使他用充滿厭惡感的語氣要我放手，卻給了我信心，讓我更緊緊擁抱他，釋放我的淚水。我突然很很想給他滿

滿的愛，我不確定是不是愛情，但絕對不是草率的，我想要給他愛，我內在激情充滿了愛的同時，另一個男人從澡堂裡坐起來，用炙熱的眼神看著金。什麼意思啊？

△在澡池裡的金和木兩人凝視的距離，比剛剛更靠近。木轉開綁在腰間上的燈，澡池裡透出光打在他們兩個的臉上，兩人臉上表情變得清晰了些。受不了別人碰觸的金，又瞬間動彈不得。

金：（努力擠出話語）什麼……很靈？

木：死亡冥想。

金、水：啊？

△木邊講邊起身，他全身赤裸，重要部位穿戴著一個改制過的燈光照明設備，像是古代的貞操帶上綁著做工用的頭燈，乍看之下以為是挺立的大陽具。這個裝置像是他內褲一樣，他穿起來很自在，他自在到像身上沒穿任何東西一樣。那燈光光線隨著他講話時的面相跟著甩來甩去。

木：我剛剛在做死亡冥想，觀想自己死亡，清理自己。在觀想的時候我彷彿身體受到了擠壓，那種痛苦，越來越具象，越來越強大。我腦海中有很多回憶片段開始湧入，速度越來越快，越來越快，越來越快，人家說死前有人生跑馬燈，沒想到那是真的！我從來沒有過如此強大的體驗，痛到最高點，內在的宇宙開始快速旋轉、膨脹，直到即將爆發，我捏住了那個即將爆發的瞬間，亢達里尼的力量直衝我腦海。我腦海炸出好多好多好多的點子，多到你無法想像！我的創意、我的靈感，就在那一瞬間填滿了我。你能想像我在幾個小時之前，我靈感枯竭，生不如死，那時候我就意識到：不如徹底死去，我知道釋放這些痛苦才能重生。如果我不清空，宇宙又如何能帶給我新生命？只要穿過那痛苦，張開眼後，我會重生。

就在那痛苦的喜悅中，我張開了眼……我真的重生了！宇宙把繆思送到了我面前！天啊！好靈驗！！

金：你的痛苦是因為我摔下來壓到你。

木：你願意當我的男主角嗎？

水：精神病嗎？

金：有可能。

水：你可以先把你的衣服穿起來嗎？

木：喔！好。

△趁木坐回澡池裡穿衣服，水扶金離開澡池，金沒有外傷，但是應該是有扭傷或拉傷之類的。

△木脫下他的燈光裝置，改戴在頭上。水和金看到這一幕，兩人面面相覷。

△外面風雨依舊，雨勢變小，水爬過澡池（或繞過）去關上後門。關上後門後他發現門後掛了一些亮晶晶、有點復古俗爛的表演衣服。他順手拿起來丟入澡池裡給木。

△金看到角落有一台老式收音機。

木：品味這麼差的衣服不是我的。

△木把衣服遞回去給水。

△金想轉動收音機聲音，但發現插頭沒有插。

△木一邊換衣服，一邊指了指插座，有一點舊舊的延長線在角落，金把收音機靠近，插上線，收音機出現微弱的訊號聲，金持續轉動著收音機的旋鈕。

木：我來的時候它就已經在那了，你掛回去啦！不要亂放。

水：有差嗎？

△木穿好衣服起身，離開浴池。

△金轉著收音機。收音機發出很微弱斷斷續續的音樂。

木：當然有差啊！要是主人回來找不到怎麼辦？而且這衣服看起來很貴，不·要·亂·放！

別人的東西不要隨便拿！

水：這地方看起來荒廢很久了，遺留下來的衣服也沒人要。

△木把衣服拿到水的眼前，調整頭燈方向照著衣服。

木：這衣服上面沒有灰塵，很乾淨，衣服的主人一定在附近，而且一段時間就會有別的衣服出現。

他應該是把衣服藏在這裡，偶爾來這邊換衣服。

水：（喃喃自語）有人住在這嗎？

△木把衣服掛回門後。又興沖沖的跑到金旁邊，靠近靠得很近。

金：太近！

△金閃躲木的炙熱目光，離開收音機。

△木又跑到旁邊拿起了攝影機，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拍著他。

△舞台上出現木拍攝的即時畫面。

△水聽到熟悉的音樂斷斷續續，換他跑過去趴在收音機旁邊，甚至跟著哼著旋律。

木：這樣就不會太近了吧！

金：你到底在幹嘛？

水：你住這裡嗎？

△水一邊彈著手上的灰塵，一邊東摸西摸，看到東西歪斜不順眼，就會想重新擺放。

△水隨手搬動一些道具道別的位置。

木：我的繆思，你是我的主角。

水：你在這裡多久了？

木：剛來。你們來旅行？

金：對、對，你拍他啦！（指著水）他才是想當演員的人，拍他！

木：你是演員啊？

△木往後退，把水拍入畫面中，拍了一會兒，放下攝影機。

木：說句實在話，你別走心，你不上鏡。

△又繼續拍金，金覺得很煩，一直想要躲避鏡頭。

△水推開木，擋在鏡頭前。

水：你剛剛說那話是什麼意思？

木：哎呀！我就說你不要走心。

水：我就是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啊！

木：就是不上鏡啊！

水：那是什麼意思？

木：就是……就是……在鏡頭前沒有吸引力，沒有光，不適合當演員嘛！鏡頭不想看你啊！

△水神情變得沮喪而悲傷，感覺非常無力與無助。

水：……為什麼啊？我這麼努力，都沒有機會，為什麼？可以告訴我嗎？沒有人要告訴我為什麼。表演班的同學都說我很適合當演員，他們說我有感染力。我可以唱歌、可以跳舞，也學了演戲，有人跟我說這邊機會比較多，我帶了所有的錢來到這邊發展，參加了快三十個甄選，每個甄選我的導演都說我很棒，可是沒有人給我工作，結果包包還被偷了，護照錢包都沒了……連一個流浪漢都說我不適合當演員……

△水越說越難過。

木：我不是流浪漢啊！我是拍電影的。

水：你是電影導演嗎？編劇？攝影師？你們公司有在徵選嗎？或者是我先去實習？

木：……目前，還在籌備階段，尋找靈感中。

金：你可以先回家，休息一陣子再出發。

水：我不敢回去，我也還不能回去，我媽把她偷藏的私房錢都給我了，我怎麼能現在就回去啊！

△木關上了攝影機，關上了頭燈。

木：我想老天一定另有安排。你好，我是木，你叫……？

金：我叫金。

水：我叫水。要怎樣才能在鏡頭前有吸引力？

木：吸引力嗎？這是一種能力，會吸引人想看你啊！眼睛會發光、生命會發光，（開頭燈）有光就會看到你，（關頭燈）沒有光就看不到。你整個人看起來就是沒有光。

水：你不要講那些神秘的比喻，到底我需要怎麼提升我的演技？我的神情？眼神的角度？還是姿態？還是什麼？具體的，具體的。

△沈默。

木：我覺得死亡冥想很有用，你要不要去躺一下？這燈借你。

水：什麼死不死的？呸呸呸！不想說就不要說，不稀罕。

金：可能等到你忘記這些問題時，就會有答案。

△燈暗